

古籍活化与利用

诗意的栖居——《山海经》神话故事举隅

□ 张伟丽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神话是通过人们的想象或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中华民族的远古神话记载了上古时期中国特有的内容。大约成书于战国初至西汉初年的《山海经》，自来号称奇书，应非一时一人之作，分别包括《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山海经》中所涉及的内容奇幻瑰丽，想象奇特，是研究上古神话重要的文献。《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刑法家，属数术类，《隋书·经籍志》后多列入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小说之最古者，后世是书目多将其列入小说家类。从《山海经》屡次变动的书目归属可以看出其内容的庞杂难辨和光怪陆离。

一、情节完整的神话

总体来看，《山海经》中记录的神话故事都非常短小，有的叙事情节比较完整，如夸父、精卫、嫫祖的神话等。夸父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山海经》中的《西山经第二》《北山经第三》《东山经第四》《中山经第五》《海外北经第八》《大荒南经第十五》《大荒北经第十七》。有关“夸父逐日”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山海经·海外北经》的一段：“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之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可以与日逐走，同时又能渴干河、渭之水，可见其异于常人。夸父不同凡响的出生也同样记载在《山海经》中，《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有意思的是，按照《海外北经》的说法，夸父逐日之后，已化作大地山川，但是据《大荒北经》云“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置，故南方多雨。”即夸父是被应龙杀死的。为何一个人物有两种结局呢？这是因为夸父既是人名，也是巨人族名，研究结果显示，炎帝死后，蚩尤部族在争取夺位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黄帝对此不满意，纠结了炎帝族中不满蚩尤者的力量，于河北涿鹿与蚩尤展开了战斗，最终蚩尤战败，黄帝成为炎帝的继承人，应龙是黄帝族的主要作战力量，他最终杀掉夸父族人，可见夸父也是反对黄帝的势力之一。在《山海经》的神话系统中，黄帝与黄帝族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反对他的势力在《山海经》中就会被打压，《大荒北经》中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抗争不屈、勇于牺牲、敢于探索的夸父逐日，被称为“不量力”的原因。由于夸父的故事流传甚广，结局又有矛盾之处，所以后来被记载到《列子》《吕氏春秋》《汉书》《淮南鸿烈》《抱朴子》等，不断引发后世的探讨。

精卫填海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最早见录于《山海经·北山经第三》记云:“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有学者研究表明,精卫“游于东海,溺而不返”其实反映了炎帝族下所属鱼人族神话传说,学者们认为,炎帝族下除了鸟族还有鱼人族,炎帝之孙灵恣即为鱼人族,古人从先秦开始就认为水中的蚌蛤蜊类是由野鸡之类的鸟类化成,所以“有理由认为精卫是炎帝族下由鸟类变化为鱼人族的一个典型代表。”^①精卫本来应该由鸟族变为鱼族,可惜的是她未能如愿,却被海水溺死。这种不屈的精神,为历代文人所歌颂,比较有名的就是陶渊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山海经》开始记述的精卫神话进入诗歌作品,就是从陶渊明开始的,后人甚至把陶渊明读《山海经》比作屈原作《远游》赋。此后江淹、庾信的诗作中都用到精卫填海的典故。至唐宋元时期,精卫诗呈现出一种意蕴纷呈、情韵多姿的状态,有的是借精卫抒发怀才不遇的,有的是表彰精卫侠义精神的等等,明末之后,大量遗民诗的产生进一步发扬了精卫悲剧精神,悲愤无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隐忍以待、誓死抗争等逐渐成为此时精卫诗歌的主旋律。这些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是那种不屈从于命运的打击、不断受挫、不断再起的抗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面对大自然的凶险及自身困境的时候,表现出这种永不服输、勇于抗争的精神,这也是最为动人和打动人心的。后世除了把精卫看做“誓禽”,也把她看做“怨禽”“冤禽”,庾信在《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中写到“岂冤禽之能塞海”等等。所以,历代精卫诗中还有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悲悯之情,是一种充满人性光辉的恻隐之情。随着精卫故事的不断流传,《博物志》《抱朴子》《述异记》《六臣注文选》《白氏六帖》等都录有此事。

嫫祖是《山海经》中记录的为数不多的成年女性,在讲她的故事之前,先要理顺下嫫祖的名字。由于她的故事年代久远,仅以音传,故导致嫫祖的写法有八种之多,1、雷祖,《山海经·海内经》记:“黄帝妻雷祖,生昌意”2、纛祖,《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黄帝娶于西陵之子,谓之纛祖,产青阳及昌意。”3、嫫祖,《大戴礼记》和《史记》中都记载“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4、嫫祖,《史记正义》中记:“嫫,一作嫫”。5、纛祖,6、纛祖,7、嫫祖,亦作嫫。8、纛祖。以上这些字都与缫丝成线,织帛缝衣有关,可见嫫祖与发明养蚕缫丝的传说由来已久。而目前的考古成果表明,我国是发明养蚕缫丝最早的地方,一些出土的绢片和茧刻,距今已五千余年,正是炎黄时代。关于嫫祖养蚕一事主要存在于民间传说中,毕竟,《山海经》《史记·封禅书》等早期文献未记嫫祖养蚕。自北齐开始,祀黄帝元妃嫫祖为先蚕神,后世不少文献根据这些传说加以发挥,记载下嫫祖的故事。如唐代赵蕤在《修葺嫫祖宫碑序》中写道:“黄帝元妃嫫祖,生于本邑嫫祖山……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北宋时期的《通鉴续编》曰:“西陵氏之女嫫祖,为黄帝元妃,治蚕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②纵观古今的创造发明,都是长期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极少在偶然情况下成功。嫫祖能够从采桑果充饥时发现野蚕,并将其驯化成家蚕,根据蚕吐丝结茧原理来抽丝织绢,让远古的先民们告别了兽皮、树叶蔽体的窘境,进入了锦衣绣服的文明社会。虽然治蚕以供衣服的功劳不仅仅是嫫祖一人的,但是她已经成了聪慧过

^① 宁稼雨:《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文学移位》,《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149—165页。

^② [元]陈桱:《通鉴续编》卷一,顾钦元至正刻本,明修本。

人，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代名词。后世把她作为“先蚕”之神的祭祀习俗由来已久，边际南北的蚕神庙、嫫祖祭祀碑、嫫祖像、嫫祖陵，是中华文明蚕丝记忆与养蚕文化史发展的具体体现，民间祭祀蚕神的“三月三”“三月十八”“八月”等仪式以及嫫祖信仰，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嫫祖的崇拜和赞颂之情的延续。

二、记录梗概的神话

《山海经》中还有些故事，按照现在叙事标准来说，很多故事要素并不完全，只能算作一种记载。如巴蛇、女娲之肠、伏羲氏、神农氏、九尾狐。

《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记载了巴蛇吞掉大象，三年才吐出骨头，服之无心腹部位的疾病。“巴蛇食象”典故也被多次引用到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如屈原《天问》：“灵蛇吞象，厥大何如？”晋左思《吴都赋》有“屠巴蛇，出象骼”之语，慢慢巴蛇就有了“巨大的蛇”的意象，如柳宗元《天对》中有“巴蛇腹象，足觐厥大。”如白居易诗《送客南迁》云“穴掉巴蛇尾。林飘鸢鸟翎。”用来巴蛇来形容南迁的恶劣环境。巴蛇吞象，这种奇幻的想像被后世文本一再演绎，如五代时期《玉堂闲话》中记有：“有人游于瞿塘峡，时冬月，草木干枯……见一物圆如大困……细而看之，乃是一蛇也，遂剖而验之，乃蛇吞一鹿在于腹内……所谓巴蛇食象，信而有之。”^①宋《太平广记》卷四四一载有唐代蒋武应象之求救，屠巴蛇的故事，相似的故事还出现在《酉阳杂俎》《北户录》等。具体说来，巴蛇到底是什么蛇，学界一直争论不已，有人说是蟒蛇，有人说是巴地的蛇，但是巴地又有湖南说、川渝说等，据某些学者考证，巴，就是大的意思，巴蛇就是大蛇的意思，姑存此说。

说到女娲，大家很熟悉的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说有十位神灵，是女娲的肠子所化，在野外的道路上可以看见他们。这种以肠化人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古人认为大神的身體和器官都有着不可思议的能量，一根汗毛、一滴血液都可以在人间分解成巨大的物质。比如盘古的神话，盘古开天辟地代表着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女娲代表着人类对生育的崇拜，与女娲氏相关的故事之一就是捏土造人，所以女娲之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古人的生育崇拜有关系。根据古今学者的研究，原始社会的人类只知道人肚子里有肠子，认为人就是从肠子里生出来的。所以，晋代郭璞注释《山海经》称女娲之肠或作女娲之腹，所谓女娲之肠化为十神，实际就是指女娲生的十个孩子。《山海经》中没有记载女娲补天的神话，而是专门说她生育了十个神，从中可以看出女娲最早的神性就是生育之神。注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神，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神粟。”^②可知早期神话作品中，女娲的形象是人面蛇身。

在《山海经》中记载了一个神奇的地方：雷泽，《海内东经》中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这是其名字的由来，宋蔡沈注曰：“本雷夏泽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它是上古时期著名的大泽之一，许多文献都对其有记载，如《尚书·禹贡》

^①〔宋〕李昉：《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一，中华书局，2006年，第3603页。

^②〔清〕郝懿行：《山海经笺注》清刻本。

云：“雷夏既泽，灏沮会同。”上古时期，雷夏蓄积成了一个大湖，灏水和沮水会合注入其中。《史记·五帝本纪》记云：“舜耕历山，渔雷泽”，指的就是《山海经》中所记的雷泽。其遗址在今鄆城县引马、闫什和彭楼镇一代，汉置成阳县，属济阴郡，治所在今山东鄆城县境内，隋开皇十六年置雷泽县，以县北雷夏泽而名。《山海经传》中记：“今城阳有尧冢，灵台，雷泽在此也。河图曰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可知雷泽与伏羲氏的出生密切相关。雷泽中本有龙神，大迹即为龙所留下的，因此伏羲氏就成了龙的后代。闻一多先生《伏羲考》详细引述了伏羲、女娲是兄妹又是夫妻的传说，他们的子孙就是“龙的传人”，雷泽湖就是这个传说的发祥地，可以看到上古时代人类围绕着雷泽繁衍、生存、劳作、迁徙等等。可以说，雷泽及与之有关的华胥、伏羲、女娲的故事在中华民族文明探源研究上有重要价值。

伏羲的主要功绩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作易八卦，《尸子》《史记》《淮南子》等书皆有记载，《易传·系辞下》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①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开启了华夏文明，使得中国先民从蒙昧步入早期文明，被称为全世界华裔的人文始祖。早期的文献中，太昊和伏羲氏相伴出现的，称太昊伏羲氏。但在汉代之前，二者是不同的，太昊是太昊，伏羲是伏羲，太昊由于其空间方位属性被纳入了五行体系，伏羲因其历史时间优势最终被列为百王之先。

说到大名鼎鼎的神农氏，就一定得提起炎帝，两者经常一起出现，如《山海经·海外西经》郝懿行的注疏，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之山，生炎帝神农，即此山也。常羊之山是炎帝的出生地，也是天帝断刑天之首而葬之的地方。《大荒北经》中亦有常羊之山的记录。但他们最初并非同一人，代表着不同的族群首领，承载着不同的氏族传说。“神农氏”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伏羲时代，《周易·系辞》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一般认为，“神农氏”名号来自上古母系氏族时代姜水部族首领，因其功勋卓著，人们尊称其“神农氏”，杜预《左传集解》曰：“神农，姜姓之祖也。”“炎帝”本是上古时期烈山一带的首领，其部族被称为“炎帝氏”也称“烈山氏”或“厉山氏”，炎帝曾一度为部落首领，这些文献表明，先秦典籍中的“炎帝”与神农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尊号，代表着不同的族群。“炎帝”与“神农”本是两族之始祖与领袖之尊号。尊号世袭之后，无法分清先代与后代的事迹归属，由于文献记载的模糊性和事迹的相似性，因此，二者合二为一成为必然，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炎帝和神农氏彻底融合在一起，所以“炎帝神农氏”从唐宋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后世重构古史传说的一个典型案例。

九尾狐最早见录于《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山海经·海外东经》云：“青丘国在其北，有狐四足九尾。”《南山经》：“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九尾狐其音如婴儿，能吃人，有九条尾巴，用以象征天上的“尾宿”，它所居住的地方是青丘，象征着春天，是生育生长的季节，所以古人将九尾狐与人间后宫与生育之事联系起来，因此，九尾狐最初是象征着子孙繁衍生息，祥瑞等。有关九尾狐的传说中，最重要的就是禹娶涂山氏。此事见录于东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

^①〔清〕惠栋撰，郑万耕点校：《周易述》，中华书局，2007年，第7页。

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女，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禹行。”^①这个故事又见于《尚书》《楚辞》《吕氏春秋·音初》等。至唐宋开始，九尾狐的形象出现了很大变化，人们纷纷把性善魅惑的女性比作狐妖，元代的话本小说《武王伐纣书》等甚至直接认为妲己就是九尾狐变化而成。至明代《封神演义》对九尾狐附体妲己的故事大加发挥，把九尾狐妖媚误国的观念推向了极致，从此，九尾狐从一个瑞兽形象彻底转变成了狐妖。九尾狐的故事流传极广，不仅在中国地区流传，也为日本、韩国等国家熟知，在这些地方，九尾狐的形象依然与诡计多端、妖媚误国、波诡云谲相关。

三、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的记载

还有一些没有直接出现在故事中的主角，比如燧人氏和仓颉。传说中燧人氏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位祖先，伏羲和女娲氏华胥氏与燧人氏的后代，华胥氏、燧人氏的形象与女娲的形象一致，都是人首蛇身。燧人氏以风为姓，大致活动范围在今天的河南省。具体活动地点《山海经》中也有记载，《大荒西经》中记载：“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与不周之山相关的名人，除了共工之外，最为有名的就是燧人氏了，在郭璞的注中提到：“不周之巔，有宣城焉，日月之所不届，而无四时昏昼之辨，燧人氏于是视乾象而察辰，心自不周之山遊于日月之都，亦斯山也。”^②燧人氏在不周山之巔，以小枝钻火，发明了人工取火术，人类会使用火之后，从此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成为文明进步的重要一步。至此，燧人氏、伏羲、神农氏即古代所说“三皇五帝”中的三皇，在《山海经》中全部提到了。

仓颉没有直接出现在《山海经》里，但是关于他造字的阳虚山，在《山海经》中有明确的记载。又东十二里，曰阳虚之山，多金，临于玄扈之水。阳虚山又名阳峪，位于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南部兴华乡，传说仓颉造字时，曾登临阳虚山，在玄扈水、洛水之畔漫步，河中的灵鬼将背上内有丹甲青文的天书传授给他，仓颉便以为为基础，创制了文字，并刻了二十八个字在阳虚山的石室内。现在的阳虚山上依然存有这二十八个字，人称二十八字龙文所谓“玄扈凤图，阳虚鸟迹。”阳虚山所在的洛南至今仍被认为是汉字故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

这些人物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在《山海经》的故事中，但与他们有关的特定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都是通过《山海经》保留下来的。正是这些令人无限遐想的记录带来了想象的灵感和创作的空间，也增加了《山海经》这部书的神秘性。此外，还有大家熟知的凤凰、比翼鸟、鸾鸟等也都是出自《山海经》。

^①（清）马骥撰，王利器整理：《绎史》卷十三，中华书局，2002年，第12页。

^②（晋）吴任臣撰，栾保群点校：《山海经广注》卷十六中华书局：2020年，第473页。

小 结

可以说,《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使我们中华民族想象力的源头,对后世重要文学意象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山海经》诞生的时代,先民们面对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这些奇幻瑰丽的神话故事,成为先民们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先民们所经历的战争、洪水、疾病和意外通过他们创造的神话获得了一种诗意的表达。